

我们搬进了新办公大楼

□杨圣军

南通分行乔迁新址啦！2017年2月22日上午9时18分，南通分行从跃龙路80号乔迁至世纪大道8号并举行乔迁庆典活动。耳畔的锣鼓声和礼炮声依然喧闹，我的思绪却被拉回了一年前。

2016年2月3日，南通分行成立机构建设部，承担机构建设、安全保卫、科技运维等职能。2017年2月末，分行本部办公用房租赁期满且无法续租，新办公用房的装修迫在眉睫，成为2016年机构建设的主要任务。

面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部门四人在上级行机构管理部、安全保卫部、科技部的指导下，在分管行领导的带领下，积极谋划，制订方案，推进分行新办公用房的装修工作。

3月~5月，完成了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新大楼平面装修方案的确定、各工程费用签报的拟定及报批、与租赁方确定空调设置方案等。6月至7月，分别完成了消防工程施工单位、办公家具供货单位、安防工程施工单位、弱电工程施工单位、施工监理单位、门头标识施工单位、装修工程施工单位的招标。8月，施工单位实地勘察，装修进场前准备。9月，施工单位进场装修。2017年1月至2月，完成公安、消防验收、人行及银监开业报审、科技设备安装及网络切割。

新办公大楼的装修如期开展，各项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切看似顺利，谁知各种困难接踵而来。

首先，承租大楼对外出租部分采用两套水空调系统，共5台主机。我行要求房屋出租方给我们设置独立空调系统，并设置两套系统，其中1-3层为一个系统，15、16层为一个系统。按此方案，该大楼的整个暖通工程方案需重新设计，需要从图纸设计到最终施工进行一系列变更。其中涉及图纸设计、审图中心重新审图、招标文件重新编制等环节。在此情况下，我们积极与租赁方沟通，召开五次协调会才最终解决问题。

记得国庆前一天，部门史佳栋驾车带着租赁方人员至上海同济设计院对原大楼相关图纸进行变更设计，归途中因节日原因被堵高速达8小时之久。与上面相比，最难的却是承租大楼无土建消防验收合格证明，我行装修部分消防工程需与大楼整体消防工程进行联合验收，而承租大楼其余主体施工进度缓慢，势必影响消防验收方案的落实。

经与承租方反复沟通，并与消防部门多次报告并多次邀请提前预验收，2017年2月10日终是艰难拿到了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证明，那天我部门四个人终于感慨说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其后，陆续完成报人行、银监的开业验收并完成相关证照的变更，2月19日完成了分行网络的割接，2月21日搬迁开业前一天晚上，部门朱晶晶在大楼四楼寒风中陪空调调试师傅们一直工作到凌晨两点，保证了第二天正式开业空调的顺利运行。

回顾上述经历的种种不易，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经验不足的施工方，领导的信任和重托，使命必达的承诺……这一切像蒙太奇一样在脑海反复切换。

有人说时间会淡化一切，但这些经历的过往却难以忘怀，也许是有些难和有些痛强势烙进了记忆深处，无法抹去。

“大家快整队合影留念了。”一句话将我拉回到了2017年2月22日。

眼前，巍峨气派的新办公大楼拔地而起，民生银行的标识是那么醒目和靓丽，员工脸上洋溢的笑容是如此甜美和自信。

室内，宽敞明亮的办公区，简约舒适的休闲角，全新的办公家具，生机盎然的绿植……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做最好的银行，做最优秀的银行人”，我们来了！



出港

陈顺源

西藏日记

□周蓉

8月8日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没有任何预设和筹谋，和几位同伴一起来了西藏。她们仨来之前一段时间就开始吃红景天，准备各种抗高原反应的药，而我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浑浑噩噩地忘掉，抱着一颗自生自灭的心，遥敬这个神秘又让人敬畏的地方。

今天下午14点25的航班，如果不晚点，20点40会到达拉萨的贡嘎机场。六个小时的航程漫长又无聊，同伴小徐点开面前的娱乐屏，我说你看别的都行千万别看中国机长。她点头，明白，那也是飞拉萨的航线是吧？人在高空，就有种极不踏实的虚浮感，好像总要信着点什么或是特意撒开点什么，来完成心理的一点慰藉。

小徐点开看了雷佳音的《超时空同居》，等结束的时候已经快到20点30了，机上广播传来消息：由于贡嘎机场气候原因，飞机无法降落，现在将返航成都双流机场，再次起飞时间待定。

唉，都已经避开不看中国机长了，最后还得跟双流机场扯上关系。

于是返航，于是再等、再等。像《无间道》里梁朝伟满腹委屈地向黄秋生抱怨一样：明明说好是三年，可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等到我们两眼发黑地站在拉萨的大地上时，已经是9号的凌晨4点。

8月9日

因为跟内地有时差的关系，凌晨4点的拉萨街道并没有早晨将醒未醒的朦胧，仍然暗得像深夜。带着一身倦意匆忙扑倒在酒店的床上抓紧睡一会。

一直睡不好。每隔个把小时就被胸闷憋醒，在黑暗中愣坐半晌，大口地抢着氧气似的呼吸。看着同伴安静的睡姿，又安慰自己，没事，不会把自己憋死的，这不你头还没疼嘛。

这大概真是个神灵遍地的地方，人似乎不能轻易地判断或决定。等到挣扎着睡了几个小时起床后，头痛开始了。

感觉到头胀脑裂的那一刻，心里倒反而是平静的。我一直做好了会有高原反应的准备，虽然并不知道届时会以什么样的倔强之姿来面对，但就像过招的对手，它迟迟不来，我会焦躁，它来了，输赢另当别论。

她们仨都还好，所以她们全程目睹了我的艰难和困苦。

顶着一颗沉重的前，揣着一颗随时要蹦出来的心，我跟她们一起爬了第一站——布达拉宫。我一路都在想放弃，一点点当勇士的心都没有，但她们一直劝着，又搀我，生生把我扶成了不忍拖大家后腿的老嫗。最后居然也爬到了顶。俯视着布达拉宫广场前的人群，我微微地笑了。

8月10日

朋友推荐，今天参观了西藏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庙——桑耶寺。人不多，挺好。跟着稀稀落落的游客走在森严斑驳的厅殿里，没人讲解，自己就着百度边查边看。百度上说，桑耶寺是西藏第一座具备佛、法、僧三宝的寺院，在藏传佛教界拥有崇高的地位。看到好多神像前或多或少都放着纸币，一块钱的居多，也有五毛。晚上吃饭时朋友解释说，这是拜佛的人表示自己心意的一种方式，如果你没有零钱，甚至可以放张大钞，然后自己动手从别人供奉的纸币中找回零钱。

第一次听说捐钱也可以自找零钱。世界果然大。

8月11日

按照计划，今天去羊卓雍措，去看被称为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海拔4900米。司机说这几天我们真是不巧，天气不算好，天不蓝，云层也厚，还时不时下雨，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清晰的湖面。而我对看不看得到湖面已经没什么执念了，因为一路都是盘山公路，转折拐弯处比比皆是，我现在只担心安全。不过幸好也因为对安全的紧张，我竟忘记了晕车。

“到了。”司机说。打开车门，我以龟速慢慢挪下，再慢慢挪到观景台的一处栏杆，扶上去趴着看。的确好看，静水流深，湖如碧玉。我趴在栏杆上默默地想，从此我对湖蓝有了真切观感的定义。

再抬起头来时，发现了自己的不对劲。眼前像旋转过几百圈似的，脚步也趋近趔趄。同伴陈老师赶紧把我扶上车，喊来司机让我躺下吸氧。小徐过来了，看了下我的脸色说，你这么骚包的人今天连手机都不想拿出来，看来是真的高反严重，那你休息，我们去爬高点看湖面去啦！

我点头说好。

她们走远了，可能去爬了一个海拔更高点的小山坡，看到了更美的湖面，而我躺在后排车座，静静地吸着氧。

脑袋放空了一会儿，想起四川在《老界岭》里写的，“我们决定把山顶的无限风光让他们，让他们傻眼/我们决定等我们的同伴，但不听他们讲山顶上的事情/我们珍爱我们的决定，他们下来一定会傻眼。”

文学还是能给人力量的。就像此刻，一个默默吸着氧的怂包也获得了一点傲娇的尊严。

回去的车上，她们仨都累了，睡意蒙眬，一片安静，而我的头疼居然渐渐好转，灵台清明，到西藏三天来的第一次，我有力气睁大了眼睛看外面的光景。

脚下是滚滚的雅鲁藏布江。在所有的江流称谓中，我最喜欢这个名字，音韵婉转，却又大开大阖，像盛唐的诗。

江水浑浊，夹在两岸山峦间不停地奔流，山的颜色也很神奇，一边黑如墨砚，另一边却又青绿如柳。岸边的农田里，有藏民在收割庄稼，大概是青稞。奶牛随意地走在路中，等着我们给它让路。

是的，就是随意。雨下得随意，江水流得随意，牛走得随意，连天空也蓝得随意。这几天来，一直没能看到心心念念的高原蓝天，总是会下雨，云又多又厚。没想到在这头脑暂时清澈的黄昏时刻，看到了宛如明信片般的蓝天白云。我之前从来不知道头顶的天空竟然能蓝得这样的澄澈和柔软，它以一种神来之姿出现在你眼前，供你安静地张望，刹那间内心软得一塌糊涂，几乎想落泪。

司机下车休息，我也下了车。我们隔着一段距离，他抽烟，我看天，看地。江水奔流，群山静默，云团窝在峰石间像袅袅升起的炊烟。我终于领悟了古诗中为何写“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它们俩，本来就是美和美的相互碰撞和成全啊。

8月12日

头痛了一夜，起先想熬着，辗转睡不着。半夜起来找止疼药，又不懂放在了哪里。撑到清早同伴找到药让我吃下一粒。

她们今天去纳木错，我掂清了自己的形势，决定放弃，在房间补觉休息。

遗憾当然会有，但我接受遗憾。我不要十全十美的旅程，我要花未全开月未圆，留下

一些可弥补的念想给自己。

8月13日

大昭寺和八廓街人潮如涌，走几步就会碰到有人问你：要编小辫么？要拍藏服写真么？不需要，谢谢。一路回复了无数次。八廓街特别干净，砖石地面光可鉴人，不知道是不是被太多拍照者席地而坐导致。

临出大昭寺时，小徐忽然双眼泛红，眼泪汪汪，一边擦一边说，寺里的藏香这么熏人的啊。我和沈老师愣愣地看着，我俩完全没感觉到啊。小徐拍了一下胸：我知道了，可能我的前世就在这吧！

换作平时，我一定会对她冷嘲热讽，但在这，我竟不敢放肆，就呆呆地看着她眼泪直流。

陈老师因为之前来过大昭寺，没有陪我们同行，特意坐在玛吉阿米里等我们。据说来八廓街的游人，大半会到店里坐坐，因为这是仓央嘉措和一位传说中的美丽少女初相遇的地方，如今是个咖啡馆，也做藏餐。空气中满是我们并不太适应的藏餐的味道，拥挤、昏暗，还有些潮湿。四个人吃了点茶歇，相顾无言，匆忙下了楼，把位置留给下一位去感受体验的行人。

要论私心的话，我当然希望这里阳光稍微再暗淡点，游人少一些，转经的藏民再多一些，油光黑亮的当地小娃笑声再亮一些，还有，玛吉阿米能够再寂寥一些。可我的舒适观感与体验又怎么能让他人他事来为我买单，唉，此事古难全。

晚上看实景剧《文成公主》，天气很冷，裹了一件棉大衣。

8月15日

回家选择了火车。晚上8点40分，临近无人区，天幕一片蓝。只能用蓝色来概称，因为无数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蓝的层次汇集在此，又夹着厚薄不一的云，极目之处全是蓝的云图，漫山遍野，铺天盖地，像是容不下任何其他色彩，狂虐又嚣张。这种情景对人的暴击，好像整个人都会不自觉地呈现痴傻的状态，语言全无用处，头脑生发不出任何能与此景相匹配的词句。原来美根本不是赏出来的，是来了根本就扛不住。我知道此刻自己看云的状态很痴呆，可我不想干扰自己。为了这一刻的风景，这漫长的三天两夜的火车归程仿佛也有了意义。

8月17日

在西藏的那些天，每当头痛欲裂时，都恨不得一秒归家，而此刻刚吹到来自江淮平原上的热风时，顿时又怀念起那些每晚需要靠吃止疼药才能入睡的日子。那些痛苦才不过几天，就好像都已经转化成了美。我甚至想再高反一次，用痛来体验不痛的快乐。

其实在西藏的那些天，人一直是比较混沌的。一半因为高反，一半也因为到处是壮美的轰炸。这里的好多地方其实都还没看，看过的也未必都记得住。不过我早就不跟自己拧巴，也不再坚持过目不忘。如今出行，我已不做攻略，几乎一切从心、随性，想起去哪就去哪，袒着一颗心与世间外物相触，倘若机缘巧合，倒也能撞出一些不足被众人所称许的自得其乐。

就像无论看过多少场演出和多少回蓝天，但在色拉寺看过的僧人辩经，羊卓雍措看到的云染晴空，无人区的蓝色暴击，还有这个八月的盛夏，穿着一件棉大衣，在夜晚的拉萨河边看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这一切，大概以后再不会有比它们更让人心荡神驰的时刻，因为那些时刻就像个骤然而至的神话，被我供进了记忆的神龛里。



投稿邮箱：49932530@qq.com